

血戰江湖

(中)



## 目 录

- 第九章 欲除烦恼须无我 ..... (1)
- 第十章 酒达三巡论血剑..... (33)
- 第十一章 奇中奇疗痊绝症..... (64)
- 第十二章 送消息惊鸿一瞥..... (95)
- 第十三章 语言模糊吐身世 ..... (152)
- 第十四章 莫道相见如不见 ..... (181)
- 第十五章 江湖处处皆陷井..... (207)

## 第九章 欲除烦恼须无我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这半月，江湖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但都不是身在寒云庄养伤的逍遥客所知道的。

十五个晨昏慕容寒云身不解带，将逍遥客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当逍遥客下地时，几乎成了个小胖子。

这份情，逍遥客记下了，但却埋得很深，并没有挂在面上，也没有挂在口里，他把它埋在了心上，只待……

这日，两人庭园徜徉，逍遥客眼见白云悠悠，青山隐约，顿生辞意，乃道：“云姐姐！今天二十几了？”

慕容寒云道：“今天是月尾，明天就是十月初一了！”

逍遥客眉头暗蹙，心想，到此不知不觉又是十几天了，倒好象一眨眼似的，因笑道：“真快……”

说着，面色一正，声音一低，又道：“云姐姐！我该走了！”

慕容寒云苦在心头说不出，只得强颜笑道：“小弟！多住几天吧！你的身体还没有全好呢！”

逍遥客黯然摇头道：“谁不想多住几天呢？但是，需要要小

弟去办的事情太多了，如今江湖，一夕数变，多耽搁下去……”

慕容寒云真不知如何说才好，鼓了鼓勇气，问道：“小弟！你不觉得身上有什么不舒服？”

逍遥客两臂左右一伸，又收回来拍拍胸脯，笑道：“很好嘛！就是胖了点！”

慕容寒云眨了眨眼皮，又道：“可知因何使你发胖？”

逍遥客略思一付，道：“可能是吃寒云庄的珍肴美饌吃的太多了。”

慕容寒云沉叹一声，幽幽地道：“小弟，住几天再走吧！”

逍遥客怔了一怔，疾声道：“云姐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太多，哪能一再耽搁下去呢？”

慕容寒云扭过脸去，泪珠从她脸上滚下来，她不是为别离而悲戚，而是……终于她把将埋藏在心里的话迸发了出来，她道：“小弟！你……你已经不适宜在江湖上走动了！”

逍遥客脑子里嗡的一声，眼睛一阵发黑，他的悟性很强，哪能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强作镇定地道：“真的？”

慕容寒云背着他，无声地点点头！

逍遥客猛一运气开声，不禁大骇！

他原以为自己在受伤后元气大损，功力可能大不如前，但想不到体内此刻连一丝真气都没有！

汗珠已在他的额头上滚动，他仍不死心，奋力一指，向庭园中的一根树点去……

若在往日，指离三尺，树干就能被气劲贯穿一孔，即现在只听“吱”一下，那棵老树连晃都没晃一下，逍遥客却感痛彻心肺，手指差一点要被折断。

逍遥客看清了事实，反而比以前沉静，声如蚊鸣地喃喃

道：“完了！完了！天哪！你对我太不公平了！”

慕容寒云咬牙忍住心中酸楚，背转身子，安慰道：“过几天也许会复原的，你现在先别难过……”

逍遥客目光茫然地道：“云姐姐！这是武林中人人都怕的闭穴之灾吗？”

慕容寒云黯然道：“可能是的，也许能复原也不一定。”

逍遥客似乎再也无法沉静，暴叱一声道：“你骗我！这是永远无法复原的！”

慕容寒云柔声道：“小弟，你先别急，我们可以想办法！”

逍遥客顿时万念俱灰，竟然一头向假山上撞去。

慕容寒云想不到他会产生轻生之念，心中大骇，玉手一点，点了他的麻穴，把他抱回了卧室。

回到卧室后，慕容寒云解去逍遥客麻穴，强将他按在床上休息。

逍遥客热泪盈眶，喃喃道：“完了！一切全完了！身世未明，师恩未报，而我却……”

说着，竟然咽不成声。

慕容寒云也是无限悲楚，但此时此境只得忍住悲痛，劝慰道：“小弟！既知如此你就更不应该自寻短见了！你活着一天，总还有复原的希望，你如愚昧一死，那才真是一切都完了！”

逍遥客抽噎着道：“一个丧失武功的人还能有什么作为？”

慕容寒云声调感人地道：“可是你云姐，虽然不敢自称为武林第一人，可也不在乎谁，有我在，你还愁不能成事？”

逍遥客想说，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岂能依靠你一个女人？但他并没有说出来，人家总是一番好意啊？！

三天又过去了！

在这三天中，逍遥客变得非常消沉，丰腴的面颊又瘦了下

去，眼光呆滞而无神，显然内心无比痛楚。

其实，慕容寒云内心比他还要痛苦。

她不是没办法使逍遥客恢复内力，但是她却不愿意那样做。

因为，那种方法是一种魔功，逍遥客如借这种功夫恢复功力后，会立刻迷失本性，大开杀戒，结果弄得满身孽债。

其实，在慕容寒云的内心来说，她倒是很乐意动用这种方法，但她也不能不为逍遥客想一下。

因此，她宁可眼看着逍遥客消沉……

慕容寒云原以为这是自己心里的一个秘密，却想不到这一秘密，被门人无意中泄出去了。

这天夜晚，逍遥客在屋外回廊上扶栏沉思着。

蓦地，两名青衣少女向他这边走过来，两人边走边谈，逍遥客隐隐听到“相会”几个字，知道是在谈论他，为好奇心驱使，闪身躲在石柱背后，偷听她们两人到底在谈论着他逍遥客什么。

听其中一个人道：“那位相公也真可怜，一身武功全失，这在武林中的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事了。”

另一个接道：“我们庄主也真奇怪，对那相公也算好到家了，却又让他那样可怜兮兮地不去理他，真教人猜不透”

先前那个少女惊异地道：“哎！你这话从何说起？你没有瞧见这两天我们庄主愁眉苦脸的样子，她有什么法子啊！”

这一个哼了声道：“哼！你知道什么！别人没法子，寒云庄可是有法子，告诉你，先主母在世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她用……”

那一个连忙抢口问道：“是什么好法子，你快讲讲？”

接着两人一阵耳语，夹杂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娇笑，须臾，

说话的声音又传进逍遥客的耳鼓？“这办法倒是新鲜，是什么名堂？”

年长的那个答道：“这是咱们庄里独传的秘技，叫做‘阴阳合一喘气开穴授功法’，这个名字可长了”

二人渐渐去远，逍遥客才从石柱后闪身出来。

逍遥客略一思忖，决定找慕容寒云摊牌，问问她可以使自己恢复功力，但为什么却迟迟不肯。”

若说交情不够，干脆让自己走路，别假装慈悲硬留着！

两人在卧室门口碰个正正着，慕容寒云劈头就问道：“小弟，你刚才上哪儿去了，让我找了好半天。”

逍遥客一脚踏进了房里，一边答道：“到园子里走走！”

说着，已走进了屋里，逍遥客倏地一回身，与慕容寒云面面相觑，目光盯在她面上，沉声道：“小弟自觉不够高攀云姐！”

慕容寒云一怔，骇然说：“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逍遥客冷笑一声道：“我有些自不量力，我应该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浪子……”

慕容寒云双眉紧蹙，疾声道：“小弟！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逍遥客冷冷地道：“没有什么！我只是发觉，你对我遭受闭穴之灾的事好象无关痛痒，一点也没有……”

慕容寒云打断他的话道：“你错怪我的，我比你还急，可是，有什么法子呀！”

逍遥客冷笑道：“办法你是有的，但你却不愿意用，也许你认为将精力化费在我身上太不值得，是不是？”

慕容寒云不禁有些迷惑，难道对方知道了自己心里的秘密，那是不可能的呀！心念一转，笑道：“小弟！你也太多疑了，我也是没办法呀！”

逍遥客沉声道：“你不用掩饰，尽管别人没有办法，但你却

有办法！”

慕容寒云哪里知道以前做过她母亲的侍婢的门人已将这个秘密泄漏了，她还以为逍遥客在诈她，因而试探地问：“你说说看，那是什么办法？”

逍遥客一字一字如敲金敲玉般道：“贵庄独传秘技‘阴阳合、一哺气开穴授功法’是不是？”

慕容寒云神色一变，叱道：“你是听谁说的？”

逍遥客察言观色，知道问出了眉目，心中暗暗得意，摇摇头道：“你先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只想问一声，你看样子不想使我恢复功力，为什么？”

逍遥客用的是激将法，殊不知慕容寒云断然道：“不行！绝对不行！”

逍遥客暗自吃惊，因为慕容寒云从不曾这样声色俱厉地说过话，他目光盯着她，沉静地说：“我不想强人所难，因为各有门规，但最低限度，你也应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好让我死了这条心。”

慕容寒云沉叹一声，幽幽地说：“那样会害了你！”

逍遥客大惑不解地道：“这话真叫人难懂，你帮助我恢复功力，怎么会说反而害了我呢？”

慕容寒云苦笑道：“小弟！你不知道这种功力的厉害，只要你恢复功力以后，那你就成为一个千目所视，千手所指，武林中都想铲除的大魔头了！”

逍遥客不信地摇头道：“我不信有这种事情，凡事皆在人为，我不做坏事，人奈我何，武林中人凭什么铲除我？”

慕容寒云喟然摇头道：“这是一种魔功，你一旦凭籍魔功恢复功力后，便会迷失本性，你除了认识我，便再也不认识别人，你会妄开杀戒，在武林中掀起一阵腥风血雨，那时，你岂不

是成了一个大魔头？”

逍遥客微感心寒，但身为武林中人却又失去武功，那将是何等痛苦之事？一念及此，不由脱口道：“我不管这些，我迫切需要还我功力，项嵩劈掌之恨，我誓要报还，有人性在，我想不至于滥杀无辜！”

慕容寒云委婉地道：“小弟！不管你是否误会我都可以，这件事情我一定不能答应，因为，这关系着你未来的前途。”

逍遥客沉声道：“这些我一概不管，你究竟愿不愿意帮忙记我恢复功力，只要你说声不，我掉头就走，绝不说二话。”

慕容寒云抿唇沉思，很难委决，突然，她一甩头，象是突下决心，脸上闪过一抹异样的神采轻声问道：“好！小弟！你既然坚持要练这种魔功，我不再阻拦你，不过，你知道要怎样练吗？”

逍遥客一见慕容寒云一口答应，大喜过望，忙道：“我当然不知道，快告诉我！”

慕容寒云面色一变，冷冷地道：“且慢高兴，我说出来你就不想练了！”

逍遥客立意甚决，岂能被这两句话打消心意，当下言道：“只要能还我功力，我甚么都不在乎，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慕容寒云点了点头，打断他的话道：“好！看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说着，身子背过去，面向窗外，缓声言道：“听着，既不用上刀山，也不必下火海，做起来却比上刀山、下火海要困难……”

慕容寒云走到窗前，一字一字轻声说：“‘阴阳合一哺气开穴授功法’是以阴阳合一为主，哺气为辅；授功者为阴，练功者为阳，而且，阴阳合一要在男女交合下完成，足足要十二个时辰之久，而且事后每一年……”。

逍遥客一闻涉及到男女之间的事，不由面燥耳热，但为了练功心切，也顾不了那许多，嗫嚅地问道：“谁为我授功呢？”

慕容寒云声色平和地说：“寒云庄除我之外，尚无别人有此能力。”

逍遥客倏地一惊，脱口道：“你？那怎么能行？”

慕容寒云回过身来，双颊殷红，显然她也十分激动，无声半晌，方启唇轻声道：“你一定要练，那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慕容寒云的心情是矛盾的，她非常乐意与逍遥客同享人间欢乐，以从姐弟的关系进而为夫妇，但她又不愿逍遥客练此魔功而断送前程，现在，既然逍遥客决意要练，那她也只好任其自然发展了。

逍遥客是一个纯洁的血性青年，当然不会为了恢复自己的功力而去……因而顿足叹道：“该死！该死！先前错怪了云姐姐，殊不知……”

慕容寒云在这一瞬间，也不知是失意，还是得意，茫然地望着逍遥客垂头丧气的样子，忽然一阵冲动，脱口道：“小弟！快不要这么说，虽然我们以姐弟相称，但究竟不是亲骨肉，如果你定要练，也没什么……”

逍遥客不等他说完，即抢着道：“那怎么行，为了练功竟然玷污了你的身体……”

慕容寒云方才所起的一阵冲动，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更加炽，体内犹如火焚，疾声道：“不要再说了，我决心恢复你的功力，快躺到榻上去。”

逍遥客连连摇手，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

慕容寒云双手连抬，十指纷弹，手法煞是好看，眨眼之间，连点逍遥客身上的十几处大穴。

这桩姻缘似乎就这样定了，武林一场浩劫看来也难免了！

但是，人间巧事就这么多，慕容寒云刚放下一边罗帐。蓦地，一个侍婢的声音自屋外叫了起来：“庄主，快来呀！庄主，快来呀？”

叫声未落，只见侍婢小翠，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慕容寒云急忙从榻缘上站了起来，疾声问道：“出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

小翠气喘吁吁地禀道：“后……后……园的老桃……开……开花了！”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慕容寒云连连挥手道：“快去守着，我马上就来！”小翠应声疾速退去。

寒云庄后园有一根桃树，是镇庄之宝，自寒云庄开立门户以来，只开过一次花，据说每隔数百年只开一次，一次只有一朵，这一朵可真珍贵啊？

如果将那朵桃花摘下吞食，不但可以延年宜寿，而且能使人的功力剧增，对疗养尤有良效。

慕容寒云默然而立。思潮已经陷入一片混乱。

自己翘着盼望了五年，终于盼到了，但想不到却在这个时候。

她无言地望了望榻上昏睡的逍遥客一眼，这桃花早不开、晚不开，偏在这个时候开，倒象是专为这个小冤家开的。

慕容寒云微微一叹！心中暗忖：看来任何事情都有缘份，慕容寒云有缘得到举世无双的珍品，而自己和逍遥客都是无缘的。一朵花真是害人呀。

一念及此，心中立刻决定，拍开逍遥客的穴道，一把将他从榻上拉起，疾声道：“快跟我来！”

逍遥客迷迷糊糊地被慕容寒云拖着疾奔后园，只跑得上

气不接下气，面上一阵一阵白。

目下时令已入初冬，桃树都是光秃秃的树，既无新芽，也难见一片绿叶。

但这棵老桃树却在光秃秃的枯枝上，开出了一朵粉红色的桃花，二人一到树前，一股清淡淡香扑鼻而来。

异香扑鼻一瞬间，慕容寒云将脑子里的杂念都排除了，欣喜地道：“你有福了！我生长在这里已有二十八年了，日夜企盼，也没有开出一片花瓣，却偏偏在这个时间开出花来，这可能是天意，小将，用口含着摘下来，再吞到肚里去，不但可以还你功力，还可能会胜过以前好几倍。”

逍遥客似乎楞住了，连忙推拒道：“云姐姐！不可以这样，这是寒云庄种植的千年异宝，又是难开一蕾，小弟怎可平白享受，还是由您吧！”

慕容寒云知道逍遥客的拗劲，示意侍婢及看守桃树的人离去，然后以口咬下桃花，双腕倏伸，抓住逍遥客腕脉，暗用内力，使得他嘴已大张，俯身向前，缓缓地将桃花喂进了逍遥客的嘴内。

逍遥客措手不及，被慕容寒云以一口真气将千年桃花哺进腹内，顿觉一股熏人异香直冲脑门。

紧接着一团烈火在体内直窜，刹时间五内俱焚，周身骨节似被折散，浑身酸软无力，昏迷过去。

慕容寒云抬头一看，见逍遥客双目紧闭，周身如火，知是那朵千年老桃花的力量已经发作，急忙将逍遥客抱回卧室，安放在榻上。

逍遥客此时正在受着最痛苦的煎熬，好象在半空中被两个巨人抛来抛去，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内俯闯心捣肺，撕肝裂肠，周身筋骨疼痛难忍，但是，他心里却异常明白，只是眼皮上

似乎有千钧重压，蒙在两眼之上，怎么用力也睁不开。

约摸过了半个时辰，那千年桃花的神力已在逍遥客体内运行了一周天，方才那一阵痛苦，就是因为桃花的神力在打通逍遥客的穴道所致。

现在，一股腥气出“少阴”，直上十三层楼，逍遥客顿感内力充沛，浑身舒坦，跃下了床榻。

慕容寒云一看逍遥客目中湛然神光，就知那桃花的神力果然名不虚传，不由惊喜地低呼了一声。

逍遥客双膝跪下，跪拜道：“云姐姐！你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小弟不是痴男、傻汉，一切均在不言，有待来日吧！”

逍遥客这几句话，说得慕容寒云心花怒放，几乎喜极而泣，想不到这朵千年老桃之花，不但恢复了逍遥客的体力，还打通了他的情窃，连忙探手扶起逍遥客，开怀笑道：“快不要说了，来，我试试你内力现在恢复的如何？”

说着，扬掌抵住逍遥客的“命门”穴，继道：“慢慢运功……”

逍遥客一运气就已觉得内力大增，心里一阵高兴，不禁一鼓作气，运上了七八层，陡听“砰”地一响，竟把慕容寒云弹出了两丈有余。

逍遥客回头一看，不禁大骇！

慕容寒云自地上一跃而起，大叫道：“小弟，你云姐姐的内力虽不敢称冠盖武林，能胜我者寥寥可数，而你现在的内力却比我强得多，为姐的恭喜你了。”

逍遥客尊敬地答道：“这都是云姐姐不惜赐给我的。”

慕容寒云淡淡一笑，正色道：“你我情胜手足，这样说，未免俗套，不过以你目前武功，自可纵横江湖，但是江湖自多险诈，处处均有陷阱，不可不防。临阵相博，内力强弱固为胜负重

大因素，究竟不十分可靠，武林之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另外尚有许多奇异兵器，魔方邪术，可能你还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千万不可自恃武功高强而无所忌憚，那你很有可能再遭险阻。”

逍遥客顽皮而又正经地拱手谢道：“多蒙云姐教诲，小弟一定刻在心头。”

慕容寒云又道：“谈不上教诲，这只是为姐闯荡江湖的一点经验，还有，你用你的那手‘流云指法’，可是你师父亲传给你的？能否告知一二。”

逍遥客点头笑道：“正是家师所传。”

慕容寒云一蹙眉尖，喃喃自语道：“这就奇了‘流云指法’分明是‘绝情谷’诸葛门下的不传绝技。”

逍遥客心中一动，信口道：“绝情谷？诸葛门下？……”

慕容寒云摇头不答，又扬眉道：“令师除‘流云指法’外，没有再传授你们师兄弟别的武功吗？”

逍遥客摇摇头道：“没有！”

慕容寒云又是蹙眉沉思一阵，方道：“据为姐所知，‘流云指法’乃‘绝情谷’诸葛门下不传绝技，不知怎么到令师手上去的，并且传给了你。”

逍遥客略作沉思，答道：“也许家师与‘绝情谷’有些瓜葛。”

慕容寒云淡淡一笑道：“好好，我们不要再花费精神去猜了，咳……当初‘绝情谷’谷主诸葛钧，所以能在江湖扬名立万，二十年不倒，他并不是只靠这手‘流云指法’，还有‘鬼府琴音’和‘反手剑法’，并称三数，尤其是那套‘反手剑’和‘流云指法’配合起来施展真教人难解难折。凭这称霸武林……”

说道这里，慕容寒云顿了一下，又道：“你现在使用‘流云指法’虽然不错，但有些势寡力薄，尤其遇高手相搏之时难求

变化，容易吃亏，至于……”

逍遥客不禁插口道：“云姐姐真可谓武学渊博嘛！”

慕容寒云颇自傲地笑道：“不摸清敌人的路子，闯荡路道儿，在江湖中想有点作为就不那么顺利了！”

逍遥客笑了一笑，神色一正，又道：“云姐姐既然说出来了，我武功的缺点……”

慕容寒云连连摇头道：“不，不！我不是说你的武功有缺点，我只是想，令师如果已尽得‘绝情谷’不传之秘，那么授与你们武功之时，为何不传琴音和剑，若说令师这两门功夫不会，那也令人不解，诸葛钧既肯传授令师武艺，为何只传指法而不传其他……”

逍遥客听到此处，不禁又插口道：“云姐能肯定小弟所用的‘绝情谷’就是‘绝情谷’诸葛钧的绝技？”

慕容寒云点头道：“那不会有错的，可惜……”

逍遥客真是个急性子，插口疾声问道：“有什么好可惜的？”

慕容寒云道：可惜二十年前，一夜之间，‘绝情谷’就在江湖上除了名，不然你倒可以去印证一下。”

“啊！”逍遥客低呼一声，在这一瞬间，他仿佛已经知道了一些什么，不过，他却没有说出口来。

双方都沉默了一下，良久，逍遥客方道：“云姐！前些日子谈起令堂遇害之事，曾提起‘沧浪剑’，不瞒你说，小弟奉家师之命，也在寻访这把宝剑下落。”

慕容寒云微微一怔，蹙眉道：“难道那宝剑是令师的……”

逍遥客插口道：“那把剑并非家师所有……”

在这一瞬间，慕容寒云似乎有所得，轻“噢”了一声道：“看来武林中许多恩怨纷争与这把剑有关系，譬说你的身世、家母

的被害之事等等……”

逍遥客骇然张目，半晌说不出话，慕容寒云道：“武林中二十年来尚未有如今这样热闹过，自八月十五日‘绝情谷’庄主邀请江湖朋友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江湖上武林人物突增，新人物多多出现江湖之际，老一辈的也大多复出，所谓静极必动，武林中将出现另一场暴风雨了。”

慕容寒云是凭着世故和自己的观察说出这番话，逍遥客自然无法驳斥，只好立在一旁，默然静听。

稍歇，慕容寒云继续道：“根据许多蛛丝马迹看来，七星楼的那方玉佩只是一个引线，所谓名剑的事也可能是一个诈局，旨在吸引某一些人重现江湖，看来好戏就要登场，小弟！那方玉佩虽也与寒云庄扯不上关系，但寒云庄结盟门派甚多，今日你我灯下对坐，细说武林沧桑，来日也许会敌对相向哩？”

逍遥客轻描淡写地道：“不至于吧！”

慕容寒云耸眉一笑道：“很难说！玉佩，名剑，你的身世，以及家母的被害，将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你我都难保不卷入漩涡，到时，由于门派各别，立场有异，敌对在所难免，真有那样一天，我两人可就为难了！”

逍遥客天真地道：“到时候握手言好，不就行了！”

这话引得慕容寒云“扑哧”一笑，道：“你看你多天真！天下的事不会象你想的那样简单，这不是你我两人的事，可能那时武林中会形成两大派系，说不定更多，虽然我俩不至正面搏杀，但由于派系各别，岂不等于敌对一样。”

逍遥客不太深信这种看法，追问道：“你又何以见得我们一定会形成两个敌对的武林派系呢？”

寒云淡淡一笑道：“来日再看吧！小弟！刚才谈起武功的事，想不到扯了这么多闲话，说正经话，你那一套‘流云指法’

闯荡江湖是不够用的，为姐想传授你一点小东西做纪念，不知你是否愿学？”

逍遥客道：“当然愿意学，要不要先行拜师之礼？”

慕容寒云“扑哧”一笑道：“拜师？那可不敢当，不过，这点小东西，你若是练熟了，来日行道江湖，还真有点用。”

逍遥客急不可待地道：“云姐，我一定用心练，你快教吧！”

慕容寒云嗔怪道：“你真是个急性的！这也不是说教就教的，你别以为小东西好学，就算你绝顶聪明，也得要两三天才能学点皮毛而已。”

逍遥客一颗心早已蠢蠢欲动，不耐地催促道：“好啦，别卖关子，快教吧！”

慕容寒云白了他一眼道：“真是个急性子，来！听着！”

逍遥客急忙来到身边。

慕容寒云道：“这是我们寒云庄的一绝，这是一种指法，叫做‘反洒满天星’！”

逍遥客喃喃道：“反一洒一满一天一星？”

慕容寒云笑道：“没有听说过吧？”

逍遥客默然地摇了摇头！

慕容寒云又道：“这是一种点穴指法，历来是左手施为，所以指的是‘逆穴’的路子，其势如满天星落，懂得这名字为何叫‘反洒满天星’了吧？”

逍遥客点点头道：“懂了，这种探逆穴手法一定很厉害吧？！”

慕容寒云傲然地点头道：“非常霸道，寒云庄所以能屹立江湖，有一半靠这种手法，一旦点上了对方的‘死穴’，立即毙命，虽有灵丹妙药，也解不了！”

“啊！”逍遥客低呼了一声！